

农军百万闹京华

杜卫东 著



迷乱歌坛

高校自杀档案

都市女探警生活大写真

L25
170

39167

农军百万闹京华

杜卫东 著

- 都市女探警
- 生活大写真
- 高校自杀档案
- 迷乱歌坛

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耿捷

封面设计：尹凤阁

农军百万闹京华

杜卫东

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保定满城新星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5印张 135,000字

1981年7月第1版 1981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

书号：ISBN 7-108-00397-x/G·58 定价：3.85元

目 录

高校自杀档案·····	(1)
开篇 女研究生之死·····	(1)
上部 自杀档案·····	(17)
A 卷 阿尔卑斯山之梦·····	(17)
B 卷 失望者的心路·····	(24)
C 卷 皇冠在圣殿失落·····	(30)
D 卷 迷失的夏娃·····	(37)
附件 自杀对话录 (上) ·····	(45)
中部 一位生者对四名“死者”的采访·····	(53)
附件 自杀对话录 (下) ·····	(82)
下部 走过坟墓·····	(90)
“希望热线”现场实录 ·····	(90)
“生命线”的“生存危机”·····	(107)
尾声 热爱生命·····	(114)
迷乱的歌坛·····	(118)
小引 女歌星与黑大汉·····	(118)
上部 坎坷从艺路·····	(122)
1. 女儿怨 ·····	(122)

2. 夜色中的陷阱	(125)
3. 穷困中走来的歌手	(123)
4. 结识“一身皂”	(132)
反差(1) 汹涌的歌潮与价值的错位	(125)
中部 幕后众生相	(140)
5. 少女与舞台监督	(140)
6. 穴头逃之夭夭	(144)
7. 两出“双簧”	(147)
8. 特制“长乐”	(150)
9. “远关系转调”	(154)
反差(2) 复归的人性与扭曲的人格	(157)
下部 疯狂大走穴	(161)
10. 慷慨的M省客	(161)
11. 皇冠、警车与音乐的联姻	(164)
12. 赶场“快三步”	(168)
13. 连出意外	(171)
反差(3) 热闹的歌坛与贫血的歌星	(174)
农军百万闹京华	(175)
小引午时频频叩门声	(173)
第一部 淘金者	(183)
走出“桃花源”的修鞋女	(183)
“烧鸡刘”闯世界	(186)
小木匠奇异经历	(189)
沉思录：历史与未来之间	(193)

一部 “飞蛾效应”	(196)
偷车“拖拉机”	(196)
奇异的收瓶人	(199)
小保姆、迪斯科与男主人的烦恼	(202)
沉思录：北京，出示黄牌？	(204)
第三部 1:400的不等式后面	(208)
包子姑娘与幕后老板	(208)
“捣蛋女”的角色转换	(211)
“浙江村”探幽	(214)
沉思录：尚需填补的空白	(217)
第四部 高处不胜寒	(220)
颤颤悠悠馄饨挑儿	(220)
收税老头的“业余爱好”	(223)
弹棉花棚的三次迁移	(227)
沉思录：跳出“百慕大”	(230)
都市女警探生活大写真	(233)
楔子 悠悠女儿梦	(233)
广角镜 这群小姑娘哟！	(236)
广角镜 唉，母亲！妻子！	(248)
广角镜 美丽的牢骚	(257)
广角镜 女人与女人	(270)
广角镜 泯灭的良知	(283)

高校自杀档案

昨夜星辰已然坠落，

今夜星光仍在闪烁。

——代题记

开篇 女研究生之死

我随手翻阅着刚刚送到的报纸。有的只是浏览一下标题，有的则要细细品读全文。十几年的编辑生涯，使我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每天来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便是认真地翻阅一遍当天出版的首都各主要报纸，以从中寻觅时代演进的脚步、历史变迁的轨迹，窥测变化万千的世界风云和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无论是我们脚下的这块古老土地以及50亿世界公民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这些年来的演变都太令人目不暇接了：生态环境、人口激增、两霸争斗和亦幻亦真的飞碟传奇、魔崇迭生的“百慕大三角”一起涌进人们的视野，每每使现代人本来就异常敏感的神经变得愈发脆弱起来。

因而，我读报纸，常常不能做到消遣与放松，而是如同世界足球大赛中的门将，紧张地注视着射来的每一个球！

或许是编辑使用的字号和编排的位置过于显著了，或许是文章的标题过于刺眼了——而类似的标题在颇为严肃的党中央机关报上又十分罕见，我游离不定的视线突然被《人民日报》四版右上方的一则标题吸引住了——《女研究生李蓓自杀之谜》。

这是一则不过千余字的通讯。我以急切而又震惊的心情开始阅读正文——

2月14日。星期二。33岁的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理论专业研究生李蓓，服下大量的苯巴比妥，身穿睡衣，躺在音乐学院宿舍里悄然离开人世。

一个风华正茂的女青年，何以要如此轻生？

李蓓是容貌清秀、性格内向的女孩子。七年前，她在广西南宁话剧团工作时，与该团一位姓霍的男青年相识。由于工作的变动，两人各奔东西。后来，李蓓又先后与两位男青年交友，均未成为伴侣。

对一位感情丰富且不乏艺术修养的姑娘来说，这是人生旅途中难堪的挫折。

真是无巧不成书。去年夏天的一天，考入中央音乐学院的李蓓在长安街的六部口与旧识霍某相遇。此时的霍某，早已定居北京并在某研究所工作，有了妻儿。李蓓孑然一身，倍感凄凉，顿时生出诸多温情。两人促膝长谈，情意切切。分手时，互换地址、电话号码，简直难舍难分。

去年11月的一天，李蓓按捺不住思霍之情，大着胆子来到霍家，要求在霍家小住几天。霍妻张某是位贤惠的女人，见到他们是老同学，便满口答应。

年轻女人住进了霍家，邻居们免不了飞短流长。张某察觉其中隐情后，愤愤然回了娘家。

在种种压力下，李蓓只好搬回学院宿舍，但与霍某联系不断。霍某也觉得与李蓓有“共同语言”，于是写信、约会、送贺年片，一次次向她表明情思。

但霍氏的婚姻已成为他们的巨大障碍。李蓓渴望的东西却不能得到，她的自信心和自制力彻底崩溃了。她在遗书里叹道：“前面的路太长、太难，我曾经幻想过一切永远不可能出现了，即便出现了，我也没有权利拥有它……”春节过后，这位音乐家之女终于做出了不该作的选择。

.....

放下报纸，我急忙找出我用来记电话号码和通讯地址的一个小木，翻开其中的一页，上面清晰地写着一行娟秀的小字：北京师范学院音乐教研室 李蓓。

莫非是她？我不愿意相信，天下同名同姓者甚多，况且所在单位又不一样。可是，通讯中所描绘的那个“李蓓”和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她”又有那么多相似之处，使我的这个念头如同一片阴云挥之不去。我下意识地拉开抽屉，一叠信件倏然出现在眼前。那是外埠的亲朋或热心的读者写给我的信，里面有殷殷地祝福，也有急切地问询，我从里面翻出一封落款是“北京师范学院音乐教研室”的来信，展开信

纸——

杜卫东老师：

您好！

《追求》第6期我已经看到了。说实在的一直想给你写封信或者打个电话，无奈这段时间赶考试用的论文、忙得每天半夜三更就得起床用功。直到自己都不能原谅自己了，这才赶快提起笔来。

首先，得感激你，给了我一个实现自己那渺茫的、但又是美好得让你无法不去努力把它变成现实的梦。这在我心理上产生的作用，远远不是那两页铅字，那80块钱稿费能够概括的。一种希望、一种努力的热情被点燃起来了，这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尤其我又是如此地不自信……

我一直有一股极强烈的写作冲动，题目都拟定了。可是因为我正在准备明年的研究生考试，一切都只好放到2月份以后了，尽管在暂时放下自己的计划时，我是那样一步三回头，恋恋不舍……

我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系。学理论，对于我这个学作曲出身，又是艺术型的人来说，也许的确不太合适，然而，导师的欣赏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加上，我太想创造一个新的环境，太想离开这个不能给我理解、我也不能理解他们的地方了。于是，我迈出了第一步，也许，从此便难以收足……

杜老师，如果有可能，请你在12月24日晚上19点

28分打开电视机，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有我作曲的一个儿童电视剧《小纸船》，用的虽是童话手法，其实却是一个写给大人看的故事。

寄上贺年片一张，愿新的一年给你的全家带来更多的欢乐与幸福，还有成功！

后面的落款是：“李蓓”。

来信的李蓓与自杀的李蓓同是一个人已大致无疑了。我不禁为一位才女的早逝而扼腕叹息！大约半年多以前，我主持《追求》编政。一天，在接一个电话的同时，我随手翻阅着电话桌上堆放的几十件来稿。我的翻阅完全是下意识的、漫不经心的。因为按照工作程序，来稿要先由编务粗选一遍，将有可能采用的稿件挑出来分送值班编辑，值班编辑编好后才送我复审的。再则，一般而言，自发表稿的质量普遍较低，采用率不过百分之一二。所以，我对那一堆来稿并没有抱有多大的期望。可是，当我翻到一篇名为《觅》的来稿时，仿佛在凄凄的莽原上发现了一株翠柏，滚滚的黄沙中掏出了一粒金碇。

这是一篇记述青年作曲家马创平的人物特写。作者以一系列生动的细节向我们展示了主人公坎坷的生活经历和其独特的艺术个性。语言别致，富有韵律，显示了作者良好的艺术感觉与文字功底。

看过全文，我当即决定采用。一是因为稿件中尚有个别细节需要核正；二来也希望和作者建立起联系，以便今后能向我们不断惠赐佳作，于是，我按照稿件后面注明的作者通

讯地址，给正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的李蓓发出了一封信，通知她稿件已被采用，并希望她在方便的时候到编辑部一叙。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一位秀发披肩、体态丰腴的女青年推开了编辑部的房门，问：“杜老师在吗？”

我从里间迎出，以探询的目光注视着来客，问：“你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时有陌生人造访，或盛情约稿，或有事求助。实在说，我已把几天前发出的那封信忘记了。

“我叫李蓓”，她颌首一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是北京师范学院的。”

“噢！坐，请坐。”我手指沙发，待客人坐下后，为她端上了一杯香气四溢的花茶。

“谢谢。”她略一欠身，谦恭而不失风度。

略事寒暄，我们开始进入正题。谈完对稿件的修改意见，以及她在今后可能为我们撰写哪些稿件后，她仍未有去意，向我谈起了她以前的生活经历，现在的工作状况。言语之中，流露出缕缕幽忧与苦楚。感觉得出，这是一位爽朗、热情，而又承受着某种心理重负的女性。我不知道是否应该对她说一些慰藉的话。而面对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女子，一向不够潇洒的我只能“唔”、“啊”地敷衍着。当她抬腕看看手表，欲起身告辞时，我也只是礼节性地说了一句：“有时间欢迎到编辑部来玩！”

她站起身，用手捋了捋披肩长发，友善地一笑，以异常真诚的目光望着我，说：

“谢谢你。杜老师！有时间我会来的。真的，非常感谢

你!”

我有些承受不了她的这份敬重。作者，是编辑的衣食父母。没有丰富而优质的稿源，刊物就会像干旱中的花朵一样枯萎。从这个意义上，我应该真诚地感激她才是。于是，我以同样的真诚送她到楼梯口，直目送着她的身影消失在楼梯的拐弯处。

没想到，从此以后我们竟分属于两个世界。

在北京市公安局大学科的办公室里，我从一摞厚厚的卷宗里抽出了一叠照片。那是从不同的角度拍下的死者形态。还是那头浓密的长发，还是那张清秀的脸庞，只不过，肩背处已经布满了深褐色的尸斑，望一眼，便让人心碎。

——我不满足《人民日报》那篇通讯所提供的材料，直觉告诉我，李蓓之死一定还有着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与文化原因。记者的职业习惯使我难以安枕，于是，在读过《人民日报》那篇简短的通讯后不久，我即走访了当事人并到北京市公安局查看了李蓓自杀的全部档案。

李蓓之死并非那么简单。

死者有着一份辉煌的履历。倘若把它公之于众，即便是自认为被命运之神特别关照的生活宠儿也会投之以羡慕的目光：她1955年生于广西，父亲是位颇有名气的音乐家。1971年至1981年她先后就职于广西话剧团、广西歌舞团；1981年考入上海音乐学院；1986年毕业，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音乐教研室任教；198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研究生。

可以说，生活为她的人生之路铺设了一条红地毯。那么，有着锦绣前程的女研究生为什么会亲手扼杀了自己的生命之花呢？也许，爱情的失意不过是一个契机，如果我们沿着她并不漫长的生活轨迹做一番寻觅，就会进一步接近于真实——尽管真实的并不一定美好。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一年。

1988年春节。中央广播交响乐团的演奏员王某到她的老师家拜年，与正在姨夫家做客的李蓓不期而遇。同是音乐圈中人，自然不难找到共同的话题。当王某以略带炫耀的口吻说到自己要出国演出时，李蓓表示说可以换到美元。据王某自己讲，当时她并没有在意，可是6月初，王某在中央音乐学院与李蓓又一次相遇后，便直接了当地问李蓓是否真的可以换到美元。李蓓的回答使王某颇为兴奋。

几天以后，李蓓如约来到王某家中。恭候已久的王某和另外两个对美元垂涎欲滴的人像迎接赵公元帅一样，簇拥着李蓓落坐，并把早已准备好的三万六千元人民币码放到李蓓面前。

于是，便有了如下简短的对话：

“你用这钱找谁去换美元？”

“我一个学生的家长，他有路子。”

“多长时间能换回来？”

“……半个月左右。”

“什么比例?”

“1:6.3, 怎么样?”

按照官方的外汇兑换牌价, 1美元不过兑换4.7元的人民币。不过, 这个对换比例对于老百姓不过是“海市蜃楼”, 除了极少数有幸出国的人可以持护照、签证兑换到数量极其微薄的一点外币外, 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从官方兑换到一美元。但由于美元在交换过程中的特殊功用, 也由于人民币的不断贬值, 人们对美元的占有欲有如发了酵的面团。于是外汇黑市应运而生, 对换比例扶摇直上, 当时已高达1:7以上。可以想见, 李蓓所展示的这个对换比例会产生多么大的诱惑力!

买卖成交了。为防止意外, 在王某和另一位精壮男士的护卫下, 李蓓将这笔钱暂时存到了六部口邮政局。

半个月以后, 兴冲冲的王某找到李蓓, 本指望花花绿绿的美钞即可到手, 不想李蓓推说道:

“美元又上涨了, 1:6.33。不知道你们还要不要?”

王某心中不快, 但又不便于发作, 只好快快地说:

“好吧, 有多少就换多少!”

不想就此一别, 李蓓竟杳无音信。直到3个月以后, 在王某的多方查询下, 李蓓才硬着头皮到王某家去了一趟, 王某正巧不在, 于是李蓓留下一张纸条, 告知美元又涨价了, 所以仍未兑换成。

王某预感到事情并不那么美妙了, 于是急忙找到李蓓, 说:

“美元我们不换了，你把钱退回来吧！”

李蓓答应过后几天退款。

一个星期后，王某在李蓓宿舍追回了16100元人民币。

从此以后，李蓓东躲西藏，王某就很难找到她了。无奈，王某通过李蓓的同学，找到了李蓓的父母，向这对音乐教授讲述了事情的原原本本，希望他们帮助索回巨款。两位音乐教授闻听如五雷轰顶，在王某频频的讨债“攻势”下，准备万不得已时把钢琴、冰箱、电视、电子琴全部变卖，以替女儿还债。父母要做的这一切，李蓓并不知道，因为这一时期，或许是害怕父母追问此事，李蓓根本不回家。

1989年元旦刚过，王某又一次敲开李蓓宿舍，正巧把李蓓堵在屋里。屋里尚有一男一女，李蓓没让王某进屋。她随手将房门带上，把王某拉到一边，以十二分的真诚表示，明天一定还钱，并约在第二天下午2:00在李蓓宿舍碰面，然后一块儿去取钱。

第二天王某如约而至，李蓓早已不见踪影。第二天，急不可待的债主又拨通了李蓓父母家的电话，李蓓母亲答曰：“李蓓2号回家，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当王某告诉对方，自己仍分文未曾得到时，这位老知识分子，愕然良久……

两万元人民币音讯杳无，王某心急如焚。她打听到1月20日下午2:00李蓓必须要来参加英语考试，便带了身高力大的儿子在考场外等候。李蓓从考场出来，一眼瞧见王家母子，脸上露出惊疑的神色，转身欲走，已来不及了。索性迎

着虎头蛇尾的王家母子走过来，说：

“真是对不起，那钱被我的一位朋友用了！”

王家母子一听这话，顿时紧张起来，拉住李蓓不肯放她走。最后3个人一起来到李蓓的指导老师家。在这以前，王某已多次找到李蓓的指导老师，请她帮助催回巨额欠款，可是，李蓓好像有意躲着老师，几次上课均未到校。

在指导老师家，这位温文尔雅的职业女性，以审视的目光注视着自己得意的学生，话语里带着关切与疑虑：

“李蓓，王某讲的事情都是真的吗？”

李蓓点点头，目光有些呆滞。

“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

“被一位朋友拿去做生意了！”

“你那位朋友是做什么的？叫什么名字？”

李蓓没有回答。

王某在一旁已经急了：“李蓓，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两万元不是个小数，像我们这些靠工资生活的人，攒点钱也实在不容易，况且，那笔款子也不是我个人的。”

李蓓抬眼望望王某，目光里交织着歉疚与哀怨。

“告诉你，今天谈不出个结果来，你也别想走。说，什么时候还钱吧？”

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一旁也说了话，火药味十足。

平时洒脱、开朗的李蓓，此时一脸“旧社会”。她略一踌躇，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活期存折，对王某说：

“我这里有2600元，你先取走。剩下的钱，1月30日